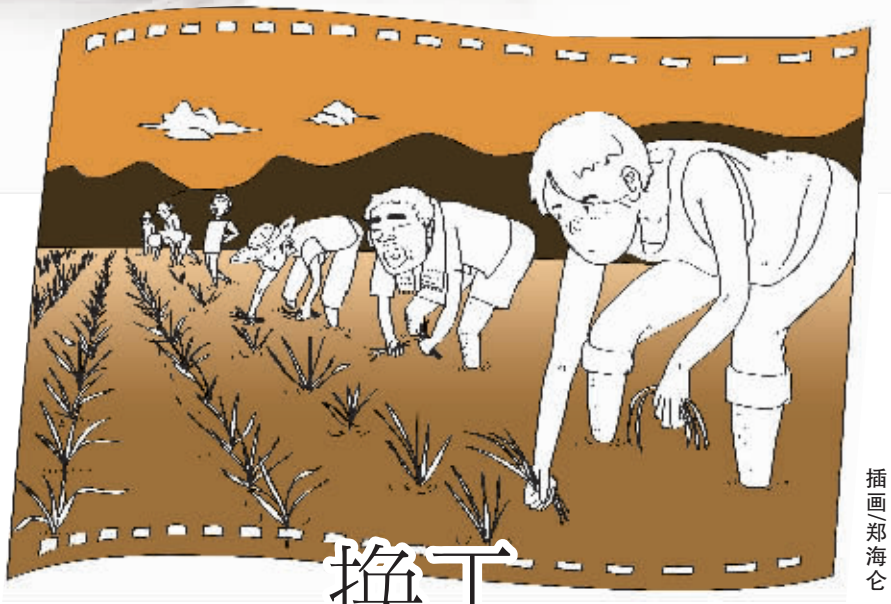

插画/郑海仑

换工

文/张明军

前两天回老家，大嫂端上来一盘菜，妻儿不识。我一看：炝肉。这是一道极具里下河特色的菜肴，在外三十多年，在他处从未见过。就是在里下河，现在也不常见了，看到它不由人不想起那段纯真的岁月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里下河农村分田到户了，没有人每天吹哨子喊上工，成群结队一路来去出工收工的景象不复存在。习惯了多年集体劳动的人们对生产方式的改变既缅怀又无奈。平时，田里的生活单调而枯燥，修渠、做埂、挖墒、破垡、盖籽、薅草、间苗，他们有做不完的事。然而，一些需要多人配合的田里生活再也无人问津，拖泥、积肥等极具农村大集体时代特征的劳作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那时的里下河，农业机械化尚未普及。春耕夏种、秋收冬藏，有时早一天晚一天就是不同的收成，得抢收抢种。因此，在遇到栽秧、脱粒、收割等急生活时，村里的人还是相互协作。在赶季节的同时，他们更渴望昔日的欢笑，更珍惜互助的温暖，于是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劳作方式：换工。

所谓“换工”就是大家集中起来到一家突击，一家一户地清。换工只局限于需要人多赶急的农事，最典型的就是栽秧。

到了栽秧的季节，人们会商量好和哪些人家换工，谁先谁后都得事先说好。到了那一天，天刚麻麻亮，妇女们就一手拿一张秧凳（一种木制的上为“工”字形、下为“口”字形小板凳，置于田中不易深陷，专门用于坐在秧池里拔秧），一手拿一捆干稻草到秧池里拔秧。稻草是用来扎秧把的，传说郑板桥做过一个有名的对联：“稻草捆秧父绑子，竹篮装笋母怀儿”，说的就是这个事。天大亮时，她们的秧拔好了，主人家的早饭也已送到了田头。

换工是没有报酬的，到谁家都一样。但到你家干活了，你家就得管饭，一日数餐。

早饭多半是一铅桶大米粥，摊一锅放了葱花的火烧饼或一盆油汪汪的比月饼稍小的“油池子”。妇女们吃早饭时，男人们已将拔好的秧把挑到要栽的水田埂上了。半大的孩子会将秧把散放到田里去，他们还要拉起样绳放样（放样有规矩，一路之中隔几十公分栽一棵秧，两路之间相距一公尺）。放好样的水田非常好看，碧绿的秧苗仿佛将大田打成了一路路的格子。吃好饭的妇女们按一人一格的顺序下田，开始栽秧。下田时，她们会在心中盘算一下，一般栽得快的先下，慢者后下。如果乱了次序容易被人“包饺子”，难看。每个格子要栽六行，边栽边往后退。也许是不甘寂寞，妇女们栽秧时会唱起“秧歌”。先下田者打头起歌，每人一段，依次接唱。歌词多通俗易懂，有时一些巧嘴的媳妇还会应景现编。如有一支唱挑秧者的歌：“你挑秧呀我来栽，肩上重担脚下苔。一担秧苗到田后，两行汗珠滚下来。”颇有《小雅》遗风。秧歌中还有一些称得上妙品的杰作，不仅娱人身心，而且发人深省。例如，有这样的一首秧歌，其词曰：“赤脚双双来插田，低头看见水中天。行行插得齐齐整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“低头看见水中天”很有一点禅味，而“退步原来是向前”则充满了哲学的思辨。如镜的水田，嫩绿的秧苗，欢乐的歌声，宛若一首绝妙的田园诗，令人愉悦而兴奋。

早饭吃得较早，到了上午九点前后，主人家就送“接饷”（当地人叫着“腰顿子”）来了。接饷简单，一大桶茶，半篮子草炉烧饼。由于要抢时间，中午饭也是在田头吃。中午的饭菜比较实在，得三四个菜，见荤。红烧肉是少不了的，但不会有红烧鱼，谁有时间慢慢吃鱼呀？大家在大圩上找一处树阴，散围在一起，吃得喷香。下午三点钟左右还有一顿“晚茶”，和接饷差不多。到了天色打黑，一田的秧栽得差不多了，妇女们各自取了自己的秧凳，收工回家。

回家洗了手脸，主人家请吃晚饭了。晚饭一般放在主人家门前屋后的空地上，一大桌人围在一起，人多时得开两桌。晚上的菜很丰盛，既有喝酒的菜，也有下饭的菜。肉、鸡、鱼全行，烧、炒、炖菜都有。当然，炝肉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道菜。它是用猪肉加食盐白煮，至断生，切成薄片，浇上酱麻油、味素、香醋、蒜泥炝制而成。炝肉的油没有被煸出，吃起来既有咬嚼又过瘾，很受大家欢迎。妇女中有不少是会喝白酒的，有的酒量还很大。不喝酒的姑娘就喝点汽水或果汁，表示个意思而已。有酒量的妇女并不怕男人们，有时候敢和他们单挑。大多数时候她们并不闹酒，她们最喜欢的是闹饭。男人们用完酒开始吃饭了，她们在给他们添饭时会狠狠地摁上一大碗。有时男人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她们会将事先准备好的拳头大的饭团一下子摁到他们的碗里。当地的风俗是一旦饭添到碗里就得吃完，不得浪费。看着男人们好不容易将饭吃完，她们会非常开心，笑得咯咯地回家了。

难解的“书姓阙名”

文/裴伟

教师节前夕习近平参观北师大时，向北师大出了一道“难题”。参观校史展览时，习近平发现老校长林励儒给毛泽东的一封信的落款竟为“林〇〇”，他的当场提问难倒在场所有人。北师大经翻阅相关校史档案和调查后表明，当日展出的林校长书信系公函草稿，“姓氏+〇〇”式的落款也曾多次出现在该校校长的公函里。

习近平在北师大看到的姓+圈圈，这是旧式公文中的书姓阙名。

书姓阙名制度，是由宋以前的“阙名自押”制度演变而来。古代盛行避讳，不仅公文中避免运用犯讳字样，即使某一公文中已使用了长官姓名，文书工作人员起草、誊写时也不敢直书其名，而要在长官官衔后空出书名位置，谓之阙名；留待长官审核认可后亲笔填写，谓之自押。两者合称“阙名自押”。长官在官衔后阙名亲笔押名，遂表示已审定全文，批准生效发出。例如少林寺《武德四年告少林寺文》，“世民”二字与通篇字体不同，即为自押之故。

阙名自押制度至宋代废止。因公文如数处阙名，就要数度亲押，颇为繁复，难免偶有疏漏，久而久之相沿成习，徒具阙名之形，而无亲押之实。在清代档案里，许多官衔后仅有姓而无名讳就是如此。

在民国时代，避讳制度已不存在，机关、学校的公文起草的文牍（上行文）中，“书姓阙名”甚至圈圈阙名这种情况依然存在，在长官的姓后面画了圈圈，就是草稿中略去了长官的名讳，起草者的习惯使然，这种情况在档案里面比比皆是，不足为奇。

文件草稿一般藏于兰台，这种旧式公文草稿款式，本来就是难得一瞥，对今人来讲肯定有些陌生。镇江档案馆收藏冷遹、严惠宇1946年9月《为组织自卫队呈请鉴赐拨发枪枝弹药由》（给顾祝同）信件原稿中，上款“陆军总司令顾”，正文中“〇〇等先人庐墓所在，痛痒切肤”，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函草稿样本。

敬赠吴铁老师

文/孙润祥

吴铁师终生从事教育工作。上世纪50年代任镇江师范教导主任，余受业门下，耳提面命，获益良多。时光荏苒，倏忽60余年过去，余入耄耋，白发盈颠，师更103高龄，犹体格健朗，思路清晰。欣逢第30个教师节，重阳节到来，缅怀往事，心潮起伏，特缀短章，以表景仰感恩深情。

上篇

盛世人长寿，
期颐仍属珍。
吾师何克享，
仁者气清纯。

忆我少年日，
神州日月新。
风和天净丽，
庠序迎阳春。

寿丘芳草绿，
溪梦漾清波。
银杏树高挺，
大成殿耸峨。

教育宏图启，
工农子弟来。
师忠党事业，
培植栋梁材。

热忱辅夏老，①
谦逊率群英。
温煦育桃李，
敏勤获令名。

教室灯光夕，
校园曙色晨。
书声何琅琅，
学子多彬彬。

下篇

浮云忽蔽日，
白璧点青蝇。
忠信遭疑谤，
丹心岂可惩？

食檗未辞苦，
育才志固坚。
滋兰复树蕙，
不计古稀年。

惊雷震大地，
正道人间回。
改革波涛涌，
创新战鼓催。

兴国待科教，
弦歌响入云。
薪传火灿烂，
业绩流芳芬。

余幸沐春风，
所惭器不成。
悠悠甲子过，
难忘园丁情。

教诲长萦耳，
德行心永仪。
南山松鹤在，
茶寿约佳期。②

（①夏老：当时镇江师范校长、老教育家夏佩白先生。②茶寿：借指108岁。）